



□ 刘培国

二进院子，青砖瓦房，地炉月台，葳蕤的石榴树，满院的大鱼缸，这是留存在孙昭林老先生内心的记忆。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、地处大街报恩寺村孙家后门的老院子，赫赫有名的盛德堂。念旧是每一位老人的专享，人生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，一眨眼一闭眼就过去了，步入老年，满脑的记忆潮水一般涌来。83岁的孙昭林几次想找我拉拉呱，初夏的一天傍晚，我们爷俩总算见上了面，茶叙虽短，特别慰藉和疗愈。

孙昭林先生瘦高个，精神矍铄，浓眉飞白，慈祥善和，柔声细语，是孙廷铨家族后裔、颜山孙氏第二十世，祖住孙家后门。盛德堂皮衣坊是家族产业，孙昭林的爷孙联彪从祖辈那里接手，一直开到父亲孙庆德这一辈，歇业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。

盛德堂专做皮衣。盛德堂熟皮子(鞣制)用黄米汤，全手工、纯天然方式，充满鲁中山地特色。内蒙古熟皮子则用酸奶，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熟皮子专挑三伏天。从沂蒙山地买来山羊皮，将生(鲜)山羊皮阴干或花阴地晒干，忌暴晒。然后腌制。熬上数锅黄米，糗成米汤，把山羊皮一层一层放进大缸，倒入黄米汤，须没过皮子，压上青石浸泡发酵。这是熟皮子的关键环节，熟要熟透，浸泡时间短，皮子会出现颜色不匀，甚至发黑、发青、发污，发臭、发硬，皮子会废掉；如腌制时间过长，皮子纤维受到破坏，又容易不结实甚至烂洞。经验丰富的熟皮子工匠会将发酵程度、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让皮子“熟”到位，熟透而不过。开始的时候，一天要翻动一次，要的是皮子浸泡均匀，往后一天要翻动两次，如不均匀，熟出的皮子会出现花斑。

皮子发酵到一定程度，呈米白色，说明火候已到，从大缸里弄出来，用大量清水清洗。孙家后门有眼井，一眼甜水流水井，水在井下流动，堪称奇观，井水碧青，喝着甘甜，清洗皮子彻底。皮子淘洗清楚以后，拿到背阴地里晾干。此时如果暴晒，皮子会发硬发脆。晾到八九成干，一张一张搁在大杠子上，人工用铲子抢，抢去羊皮上附着的肉和油腻，叫抢皮子。抢去肉和油腻之后，放进大缸米汤中再行浸泡发酵，浸泡到最后没有丁点膻味，再拿到太阳底下晾晒。晒好了的羊皮，质地发生了大的改变，变得柔软、坚韧、耐磨，成为制作各种皮衣的原材料。将羊皮在大案子上铺开，用画粉画出轮廓走向，匠师开始裁剪，看得出是大褂子、小褂子、皮袄、皮大衣、皮领褂、皮裤衩、皮褥子，再找上人缝制，一件皮衣便告完成。孙昭林老人至今还留着当年做下的一床皮褥子，搁在自家的地下室，说过几天要取出来到院子里晒一晒。

那些年，感觉冬天特别冷，东北尤其，黑龙江大部地区，人们冬季常常猫在雪窝里不能出门，离开皮衣是不可想象的。盛德堂的皮衣常年供应外埠。从父亲孙庆德往前开了多长时间皮衣作坊，孙昭林老人已经说不清了。盛德堂做皮衣，行业里很有名。做到孙庆德这一辈上，有孙家后门前后俩院子。孙家后门即孙家相府后门往南第一个胡同，是个

最后的盛德堂



最后一任颜山孙氏家族族长、盛德堂掌门孙庆德(左)和夫人像



古法抢皮子 李振奎 绘

半截胡同，朝西迎着孙廷铨的山雨楼，俗称孙家后门。胡同南边第一个门是孙昭林叔伯伯家，第二个门是他家。前头一个大院，后头一个小院。开皮作坊会动用好多工人，夏天把皮衣做完，到了秋天，用火车走胶济线、津浦线发到天津、哈尔滨一带，接着跟过人去卖。繁忙的时候作坊里有五六十个人在同时工作，规模不小。

孙昭林小时候曾经听父亲说过，颜山孙氏第九世、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自京城告老还家，家当十分简单，一辆马车，后头跟着三辆独轮推车，推着不多几个箱子。过来黄河，快到青州地界时，树林中斜刺里杀出几个蒙面劫匪，明晃晃的大刀立在车前。孙廷铨沉默不语，看着劫匪把箱子一一打开，打开一个是书，打开又一个还是书，包袱箱子都打开，全是书。劫匪说了，这不是净书？看穿戴这么板正，是个做官的模样，没想到没钱，真是丧气。劫匪图财不图命，转身要走，被孙廷铨喊住，说等等走，我身上还有几个盘缠，也快到家了，我都送给你们，但是，你们以后可再也不能干这个营生，有两只手一身力气，得自食其力才行。

孙昭林父亲孙庆德身材魁伟，一米八多的高，腰宽体胖，蓄着胡子，不言自威，却是位大善人，与邻为善有担当，勤俭持家，尊老爱幼，清廉自律，他的眼里邻居都是好人，谁家有困难就帮助

谁，手底下有点钱，谁家吃不上，就给钱给粮食。报恩寺大半条街不论谁家婚丧嫁娶，都是他的大总，在人家家当大总，忙完公事从不在人家吃饭，回家吃。家里人问他，咋不在他家吃顿饭？不用，咱就是帮帮人家。

因为善良、公正，孙庆德被推为颜山孙氏家族族长。

当年，胡同外头有孙家家庙，坐南朝北，是个阔绰的三进院落。平时鲜见开门，只在清明祭祖和十月一上坟时才大门洞开，人头熙攘。庙上有四挂祖传宫灯，每一挂皆四面玻璃铺丝画，庙门内两棵高大白玉兰树，春季华发，百花满树，花香四溢，半截胡同香气弥漫，招来大量蜜蜂嗡嗡作响。有位孙昭林的自家小爷爷，比自己大三四岁，调皮，爬上家庙外墙，去够开花的白玉兰，有人告诉了孙庆德，孙庆德找到他劝说，以后不去爬墙了，墙高很危险，掉下来了不得，这位小爷爷自此未再上墙折花。每年寒食这天，家族中人打开家庙，里外收拾，一切备办停当。清明祭祖，孙庆德穿上长袍大褂，戴上帽垫，上头还有一个琉璃红顶，整整齐齐，主持大典仪式。家庙正堂供奉着一尊尊孙氏先祖牌位，地面铺上席，一色男子四五十口人，行叩首祭拜礼。

礼毕，在后院请聚乐村大厨做饭，大碗盛菜，没有更多铺张，五人一桌吃席。当年，孙廷铨御葬林规模很大，有著名的石人石马，有一定数量的林属土地，常年有个看

林人，每年种的庄稼，打下粮食，吃不了下剩的换成钱两，用到祭祖上，作为家族祭祖的费用。

孙庆德继承了孙廷铨忠厚行世的家风，身体力行，心系家国，还教育家人子弟，不管是谁，和邻居要亲热，四邻长期居住，一定不贬低任何人，一视同仁；一定艰苦朴素，勤俭持家。孙庆德吃西瓜，啃得一点白皮都不剩，孙昭林记忆犹新。

十月一上御坟的时候，孙庆德领着一众孙家男丁，赶到孙家御林祭祖。孙廷铨墓前一个大供桌，一只石香炉，近前有龟驼碑，墓的形状先是一个石头垒的平台，然后才是坟包，坟包不长草，可能打的三合灰土，很结实。那时候的祭祖气氛肃穆庄严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盛德堂皮衣做得好，做得多，在东北地面很受欢迎，家族生活殷实，有人起了嫉妒心，一个同行捏造某个理由报告了赵家后门的日本宪兵队，说孙庆德私通八路，把他弄进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，上了一遍刑罚。咋办？想不出办法人就没了。一家人苦思冥想，总算想起孙庆德在天津销售皮衣时候结识过一个日本商人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孙庆德也许有救。就派人去天津寻找，还好，把人找到，把他请来，到日本宪兵队说明情况，做了担保，把孙庆德保了出来。日本鬼子残暴成性，如果没有人作保，一个老实厚的人将会死于非命。

日本鬼子投降以后，东北天气似乎不再那么寒冷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，皮衣销售量不大，盛德堂只好放弃了皮衣生意，改行在河滩卖陶瓷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孙庆德进入博山皮帽社。划成分时，孙庆德房子多，也发愁。村主任老健是位莱芜人，雇农，早年的地下党，和孙庆德说，老八，你家房子这么多，划成分起码是富农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孙庆德说，咋办是好？好办，把房子交公。孙庆德就把大多数房子交了公。原来，孙庆德是考虑兄弟俩，一个人一个院子，一个前院一个后院，结果后院全部交公，前院南屋也交公，留下了12间房子，也是一种觉悟。孙庆德活到74岁，于1976年10月9日病故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国家搞经济建设，孙廷铨御葬林搬迁起坟，孙昭林还在报恩寺小学念书，有意跟着去林上看看，孙庆德未允，说孙家人口众多，不能都去，遂以族长身份代表孙氏家族参加。现场参加的部门还有公安局、银行等。那次迁坟，孙庆德与扈如川、王颜山等一起经历了全过程。孙庆德见到的孙廷铨墓穴有两眼盗洞，孙廷铨遗骨穿着汉服，十分简朴。现场所见证明了坊间流传的孙廷铨墓活人陪葬一说纯属无稽之谈。

孙昭林小时候经常进去相府玩，桌椅板凳都是大漆的，每间屋摆得很利落。孙昭林听父亲说，有个晚上突然一阵狗叫，听见相府人仰马翻，说是来了两辆汽车，把相府的古董字画全部拉走。

孙昭林家里放着一个矮墩墩的大漆方机，是相府劫后余生之物，孙氏族人最后的纪念，孙昭林哥哥一个，自己一个，孙昭林儿子孙亮小时候就趴在上面学习。

孙庆德喜欢玩花养鱼，先前就有南方买来的大鱼缸，精致。虎头鱼、龙背鱼、蝴蝶鱼应有尽有。皮衣作坊停业以后，作坊腌皮的四五个大缸都盛了鱼，有的鱼缸栽了莲花，莲叶田田，鱼戏叶下，怡情舒心。鱼缸的水浇花，拿长的琉璃抽筒，捏住上口，探入缸底，松开手指，缸底沉淀物便被吸入筒腔，再捏住上口，提起，一筒筒浇到阶前花下，有草茉莉，有绣球，有鸡冠花，花开得茂盛，院子里一年到头全是花。

后来孙庆德接受群众批判，有位长工赵清宽，不仅不来控诉，还为他讲情，说我虽然在他家打工，吃喝都在一块，大叔(指孙庆德)这人善良，没有人不知道。家里的“四旧”自然没有保住，薛京万是孙昭林的亲姑父，画下的鼻烟壶摆满了窗台，有人物有花鸟，翻“四旧”的来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把那批鼻烟壶全部砸碎了。再来翻，剩下的全是书，孙昭林家，哥哥家，全是电力教科书、无线电教科书，他们全家人干了电力。

耄耋之年的孙昭林对子女们非常满意，出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，一个全国技术能手，一个大学教授。从孙廷铨到孙亮他们这一代，我们看到了孙氏家族的忠厚相继、家国大义，始终在薪火传承。

晚年孙昭林十分想念老友，他年长王颜山先生一岁，他们两位的夫人都是姚家峪商姓家族。2021年10月3日，4位老人相携六七人同游姚家峪，观赏颜山先生手书楹联大牌坊，品尝颜神美食，相谈甚欢。颜山先生特别在合影照片上题词：“结伴同游姚家峪，欲挽秋色忆故园。”回首往事，孙昭林也深深思念盛德堂最后的辉煌，为大街、报恩寺的消失而不胜感喟。老先生希望与我见面，也有记录盛德堂与孙氏家族文化传承的意思，我自肃然起敬。他让孙亮邀请著名画家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李振奎为旧年市井造像，振奎欣然命笔，画得《大街市井图》《孙家相府图》各一幅，2019年12月请王颜山先生题写款识，仔细装帧，悬于客厅，每日观摹，念念有声：

沧桑盈缩一轮转，人文历史数百年。鲁中颜神蕴灵秀，崇文宣教继世传。明清易代布新政，卓犖文定乃典范。名儒落落历仕路，为帝为师谁可攀？颜神大街公府地，阴阴蔼蔼称壮观。前厅后堂分尊卑，排闥相连四合院。飞甍鳞水山雨楼，内中藏书有万卷。临街大门自轩昂，春秋四季常含烟。清端胡穆公府地，犹对世人说当年。历尽兴衰旧檐檐，斑驳无语老墙砖。四百年幸留存，劫余启人思前贤。振奎写生作画图，一派古义地与天。我对画图长太息，难望项背终惭然。